

邱金海 致敬美好年代

新加坡導演邱金海一向大膽破格，愛以電影訴說城市的各種空間，牽涉情色、禁忌、虐戀等難以啟齒的話題。個性急躁的他拍起戲來也風風火火，一部長片，別人動輒幾個月拍攝，他卻可在短短十多天內完成。

他坦承自己欠缺耐性，製作時間總是一再壓縮，即將於四月上映的新作《無限春光27》(In the room)便是一個例子，與香港、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多地演員合作，事前僅以skype溝通，拍攝時現場搭建兩個房間，輪流拍六個不同年代、卻在同一個酒店房間發生的故事，藉此構構空間及向老友Damien Sin致敬。

文：伍麗微



新加坡導演邱金海。 伍麗微攝

愛與性的關係。邱金海一向對空間這個主題感興趣，前作《十二樓》(12 Storeys)亦帶有相同色彩，鏡頭聚焦於新加坡一棟公共房屋的三戶人家，以此側寫新加坡的社會面貌。

這次，他緊扣性愛這個主題，鏡頭徘徊於進出同一個酒店房間的男男女女身上，「這是一個很多性事發生的地方。」他記得當年參加釜山國際電影節時，曾在酒店房間裡看見一個煙灰缸，裡頭有兩根煙頭，一根明顯是女性抽過的，「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曾在裡面，你會猜到發生什麼事。」他忍不住笑起來。

這個畫面一直在他腦海裡盤旋，他既想拍關於新加坡歷史的題材，也希望每個故事都與性扯上關係，彼此有所關連，可以呈現一個時代的面貌。譬如超儀率領一眾舞孃大跳艷舞，色彩繽紛迷幻，而這種夜總會式的瘋狂放蕩，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新加坡的寫照。

當時的新加坡有個艷舞女郎紅極一時，她是陳惠珍(Rose Chan)。老一輩的人無一不曉其大名，她六歲從中國來到馬來西亞，後來成為夜總會舞孃，以一支蛇舞



聞名東南亞。她之後更組成艷舞團，到處表演。「我曾想過拍一部關於她的電影，我見過很多相關人士，劇本都寫好了。」在他眼中，一個中國來的女孩竟變成東南亞的風雲人物，甚至成為一個標誌，是一件非常迷人的事。

意外步入電影圈

有趣的是，五六十年代亦是新加坡電影最輝煌的年代，因為邵氏兄弟曾在那裡製作了不少電影。「他們從四十年代開始製作電影，有來自印度的團隊，演員以馬來西亞人為重，這些電影曾在東南亞流傳。」由於媽媽非常喜歡看恐怖片和功夫片，小時候邱金海每周都跟媽媽到電影院看新片，邵氏、嘉禾、李小龍的電影他都看，「我看過香港所有關於功夫的片子，我還記得李小龍死的時候我哭了，我不能相信，因為他是不能死的。」

他是個影迷，卻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為導演，因為他畢業的年代，新加坡電影業已不可同日而語。但退伍後，因緣際會下得知新加坡國際電影節有個短片比賽，他膽粗粗拍了一條短片送過去，竟贏了最高獎項，很多歐洲電影人都對短片感興趣。他猶記得，當年的新加坡國際電影節是僅次於香港國際電影節的亞洲電影節，曾經光輝一時，有不少新

Damien Sin對邱金海來說，是個特別的存在。他的第一部長片《Mee Pok Man》，便是與Damien合作。當時他得知Damien手上有個恐怖故事，便答應畫電影分鏡，後來轉念一想，覺得不妥，「我不想我第一部劇情片是恐怖片。」他邊喝啤酒，邊回憶往事。

感謝好友 Damien

他要求Damien修改劇本，恰恰那時找到不少人幫忙，電影順利開拍，僅用了十八天便完工，後來更將片子送到各地的電影節參展。「這就像昨天的事，但已經是二十年前了。」好拍檔Damien，亦於三年前逝世。

邱金海說，如果當初沒有Damien，便沒有《Mee Pok Man》，也沒有一直拍戲的他。於是他便在《無限春光27》設計了一個貫穿幾個故事的主角——他是音樂家，略帶憂鬱，戀上了酒店的女傭，死後一直留連在27號房，冷眼旁觀一段又一段畸形戀情。他透露，這個角色的原型便是Damien，「他在劇本上幫過我很多，我要對他磕頭，跟他說謝謝。」

拆解新加坡歷史

《無限春光27》以六個故事探索空間概念，時間橫跨多個世紀，有舊時代難言的同性戀、有昔日的夜總會狂情、有姐弟式的慾望，亦有充滿迷離色彩的虐戀，帶出



觀影記趣

文：張錦滿



開啟阿根廷 電影之門

位處南美洲的阿根廷離香港很遠，卻因三部電影而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先是看了動畫《足球小小將》(Foosball)，然後《無定向喪心病狂》(Wild Tales)，再之後是《謎情追兇》(Secret in Their Eyes)。《謎情追兇》是翻拍阿根廷的同名電影，舊版本更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先說動畫《足球小小將》，效果不俗，精密度、細緻度雖不能與荷里活同類作品相比，但在角色設計、畫面、情節上卻可一較高低。

《無定向喪心病狂》則由六個故事組成，乃雅俗共賞的佳作，既充滿笑料，又寫出人生荒謬，更批評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六個故事皆以簡單場景來表達，訊息清楚易明，批評具滲透力，多角度描寫不同階層的人物和社會面貌，是難得一遇的好電影。描畫人物與社會入木三分的電影並不缺乏，然而容易消化和吸收的卻很少，這部是其中之一。

至於《謎情追兇》則是2009年的得獎作品，改編自小說，當時原作者Eduardo Sacheri與導演Juan José Campanella聯合改編成劇本，講退休法院職員念念不忘一宗二十多年的姦殺案，當年嫌疑犯被捕最後卻被放走。他努力整理素材，把姦殺案過程和相關人物寫成小說。後來遇到瓶頸，寫不下去。他把初稿交到相關同事手上，讓他們先睹為快。同時，他重新翻閱檔案資料，發現新線索，重新展開調查。

此片趣味在於焦點的轉移，兇手是誰並不重要，反而着重探討死刑與終身監禁的意義。片中提到，死刑對兇手來說，其實是個解脫。相反，終身監禁才是一種折磨，讓他餘生在內疚和自責中，這種懲罰，才能安撫受害親人的心。該片提出這樣的見解，讓我們理解受害親人的想法，意義不凡。不只如此，電影還有另一趣味，便是退休職員與女上司的感情關係。中級男職員與高高在上的上司，兩人之間會有什麼阻礙，又如何衝破，影片結尾兩人的關係變化反而成為電影的重心。

電影結局相當出人意料，帶出淡淡的悲情，讓觀眾帶著惆悵離開影院。此片餘韻十足，難怪能獲得2009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如果對阿根廷電影有興趣，不妨從本文所講的幾部電影開始看吧！

影訊

《功夫熊貓3》幕後高手是誰？

熊貓阿寶成為「神龍大俠」的終極秘訣是什麼？熊貓的「氣功」究竟有多強？中美合拍動畫《功夫熊貓3》上映數日引發影迷熱議。記者近日採訪位於上海徐匯濱江的東方夢工廠，揭秘動畫人物形象設計和幕後的「功夫」高手。

「有些靈感，來自工作間歇的自娛。」天煞(電影其中一個角色)的形象設計師尼科·馬萊回憶說，曾經幻想天煞能把那些被他打敗的敵人變成一個個翡翠護身符，但這些想法畫出來後，只當成是工作之餘的自娛而已。「沒想到，後來導演無意間看到那些護身符的設計，決定直接運用在故事裡。」在他看來，天煞這樣的反派人物，在哲學和物理上都是一個複雜的存在。他認為，《功夫熊貓3》所表達的功夫，是善良戰勝邪惡，熊貓阿寶善用外界賦予的氣功，最終打敗了想把「天下之氣」都佔為己有的反派人物。

從熊貓阿寶的視角看，《功夫熊貓3》想表達的主題正是「你若安於現狀，將永遠無法超越自我」。提出這一主題的正是華裔女導演Jennifer Yuh Nelson，她有一個中文名字叫呂寅榮。「我覺得，中方團隊是我們的師父。」呂寅榮坦言，關於熊貓村的日常生活，如踢毽子、下象棋等，

都由中方團隊提議。「熊貓們打滾的姿勢、走兩步歇一歇的狀態，都是根據現場寫生再進行藝術加工，最終變成了片中的笑料。我們認為，它比之前兩部《功夫熊貓》更接近中國大熊貓的日常生活狀態，還原了阿寶的本真。」

據東方夢工廠介紹，推動這項中美合作的真正幕後高手是美國夢工廠動畫公司首席執行官Jeffrey Katzenberg和中國的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董事長黎瑞剛。

「東方夢工廠的中美合作，實施近四年來，我們雙方有關『夢想』的對話一直沒有中斷。關於故事內容的展開，雙方的默契大於分歧。出品這樣一部動畫，本身也是『中國夢』和『美國夢』在文化領域的求同存異。」黎瑞剛說。他補充：「中美合作可以取長補短。在動畫領域，我們需



要有當年改革開放初期虛心向強國學習的勇氣，雖然中國的市場很大，但我們還不是一個電影強國，需要向外學習的太多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完成《功夫熊貓3》後的幾年裡，東方夢工廠團隊將着力推出以中國本土文化為題的全新原創作品。業內人士認為，吸引荷里活頂尖人才進入中國，將進一步提升原創作品的國際水準。

「《功夫熊貓3》的中文版，我可以用偉大來形容。這部影片的誕生走了一條其他中國動畫電影不曾走過的路，這是前所未有的。」Katzenberg說。

新華社

莎翁李小龍名作現 HKIFF

適逢莎翁逝世四百周年，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HKIFF)特別選映黑澤明的《蜘蛛巢城》(1957)、波蘭斯基的《浴血金鑾殿》(1971)及賈斯汀·科賽爾的《馬克白》(2015)，通過三位不同年代、不同國籍的導演，及對《馬克白》不一樣的詮釋，展示出迥異的影像和敘事風格。

向來熱衷改編西方文學戲劇的日本導演黑澤明，於1957年拍出了被譽為最成功的《馬克白》改編電影《蜘蛛巢城》。背景搬到十五、十六世紀的日本戰國時代，三船敏郎飾演的驚濤時時大將軍是馬克白的化身，受妻子唆使而弒主篡位。電影置景簡約開闊，演員表情模仿能劇面具，盡顯黑澤明藝術高人膽大的一面。而波蘭斯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與知名劇評家肯尼思·泰南合作改編《馬克白》，拍成《浴血金鑾殿》。電影整體忠於原作，對白和獨白亦多摘錄原文，同時將暴虐殘殺的場面呈現出來，戲劇性隱而不彰，戲味含蓄而濃郁。至於澳洲新進導演渣士汀卻素執導的《馬克白》，勝在別樹一幟，入圍去

年康城影展競賽單元。電影於英格蘭、蘇格蘭實地取景，鉅細無遺地呈現戰亂殺戮。身形魁梧的米高法斯賓達以戰將形象現身。法國女星瑪莉安歌迪娜的口音和化妝，也反襯她兇殘表面下那副可憐絕望的心靈。

此外，HKIFF亦帶來四部經過4K數碼科技修復的李小龍電影，包括《唐山大兄》(1971)、《精武門》(1972)、《猛龍過江》(1972)及《死亡遊戲》(1978)。

李小龍闊別影壇十年，由美國回流香港演出《唐山大兄》，一鳴驚人。他獨特的吼叫聲、擦鼻的小動作、倔強又凌厲的眼神，渾身流露攝人的魅力，征服無數影迷，電影從此成為華語功夫片無可取代的典範。翌年的《精武門》，以中國人的民族尊嚴為引子，看得人熱血沸騰。李小龍的招牌武打風格，加上首次登場的雙節棍，旋即



成為無數男觀眾心目中的大英雄。李小龍首次自編自導自演《猛龍過江》。片末與羅禮士在羅馬鬥獸場的大決戰，經4K數碼修復後的視覺質感更顯豐盈，觀眾可深深領悟到他「識英雄重英雄」的武術哲學。遺作《死亡遊戲》，儘管李小龍未能貫徹全片，但嘉禾公司成立八人小組耗時四年改寫劇本，只為故人完成遺願。片中幾場主要打鬥拍於《龍爭虎鬥》之前，渾身是勁的李小龍叫人懷念不已。